

这样的『滤镜』该不该摘

陆家颐

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欣赏经典与珍惜新作之间找到平衡，给年轻创作者一点时间，再多些信心、包容和托举。

近年来，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“盘点100个某某年代经典角色”的视频，获得大量点赞和评论，也总能听到“《武林外传》之后再无情景喜剧”“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哪里去了”等说法。人们对过去某些作品充满美好的回忆，这被认为是一种“滤镜”。

有人说，“滤镜”并非滤镜，而是一种事实、一种情怀；有人说，“滤镜”是一种“有色眼镜”，是一种傲慢与偏见。那么，这种“滤镜”到底因何而来，又该不该摘？

人们为什么会有滤镜？

因为青春的集体记忆。人们总说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”，而文艺作品常常是给这段青春定调的BGM（背景音乐）。像70后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80后的《还珠格格》，90后的QQ音乐，00后的“养成系偶像”综艺，等等。这些作品陪着一代人长大，往往被赋予很多超越其本身的意义，比如童年，比如挚友，比如群体归属感，甚至参与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。

因为时间的大浪淘沙。每个时代都一定有精品，也一定有俗品。而随着时间的淘洗，平庸之作往往淹没在洪流中，而被人们看见并记住的则是精华。就像人们所怀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乐黄金时期，也有大量昙花一现的歌手和粗制滥造的歌曲；如今广受好评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当年上映时也曾遭遇票房滑铁卢和口碑争议。历史筛选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作，如果仅以这些经典去定义某个年代的创作，自然就会产生“滤镜”。

因为更高的文化期待。心理学上有一个“玫瑰色回忆效应”，是指人们在提取过去的记忆时，往往主动对信息进行筛选和美化，让记忆变得如玫瑰色一样美好。“滤镜”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，这种记忆的重构，实际上是人们内心深处文化理想的投射。人们总是想象着佳作如云，群星璀璨的盛景，那些遥远的作品集合，因此被美化成“桃花源”。

厚古薄今、贵近轻远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。事实上，镜头中像更多的，是对优良文艺生态的守望。

比如，对创作的敬畏与虔诚。当年，《红楼梦》剧组演员闭关研读原著、同吃同住；《西游记》一台摄像机、一个摄影师，拍了6年，拍了十几年。在资源有限、渠道单一的情况下，反而能心无旁骛、追求极致。而今天某些在利益驱动下的文艺生产高度快餐化、同质化，更像是商品而不是作品，一些经典IP的翻拍遭遇翻车。

比如，品质至上的评价标准。过去，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重专业关卡的筛选，才能抵达大众。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人都是创作者，也都是观众。面对海量作品，算法推荐代替了专业筛选，而它的标准是热度、黏性、流量。一部精心打磨的作品，其声量可能远不及一条猎奇的短视频，要想冲破信息茧房走到大众面前则难上加难。

还比如，包容的网络环境。社交媒体已成文艺观点交锋的重点场域，文艺讨论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对立和攻讦。一部作品常被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，点开相关词条入目皆是“控评”“水军”，各大评分网站和热搜榜单也常见“饭圈”你争我夺。倘若理性声音失语，评价空间失守，好作品的标准失衡，佳作也很难拥有土壤。

怀旧也好，期待也罢，这种“滤镜”，观众是该戴，还是该摘？在它面前，文艺工作者又该如何自处？

“滤镜”在某种程度上把观众的胃口“刁”了，珠玉在前，哪怕把滤镜摘下，人们的审美标准依然不会降级，就像网友调侃“吃过细嚼的人，咽不下粗粮”。众多作品中，哪些出自赤子之心，哪些属于急功近利，谁是绝对实力的“王者”，谁又是重金包装的“水货”，观众的心里一清二楚。

所谓“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”，几十年后的人也会评判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，留下一些不被时代抛弃的东西，一些能让后人戴着“滤镜”看我们的东西。这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时代负责，应该成为每名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文艺工作者唯有凭作品立身。流量常常是短线的，那些速成的配方、庸俗的套路经不起反复咀嚼，唯有经典能够打败时间。

超越“滤镜”的，一定不是对过去的简单模仿，而是对当下的深刻体察。时代在变，观念在变，技术在变，观众的口味在变。创作者们也必须变，或是把老故事讲出新味道，让观众看到像《觉醒年代》《南京照相馆》这样的题材，拍得直抵人心；或是去找寻新的故事，用《枕着光的她》《若月亮没来》这样的原创，去共振当代人的心跳。看见什么、创作什么、留下什么，这个时代的滤镜底色就是什么。

当然，也要看到，始终戴着“滤镜”，对今天的创作是不公平的。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近年来，文艺领域选拔新生代人才的平台越来越多，互联网环境也让更多草根文艺创作者崭露头角，传承在更有活力地发生，优秀的作品在更活跃更蓬勃地生长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欣赏经典与珍惜新作之间找到平衡，给年轻创作者一点时间，再多些信心、包容和托举。当我们能够客观看待每个历史阶段的璀璨与特点时，或许才能真正理解何为文艺的进步。

高峰之路

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欣赏经典与珍惜新作之间找到平衡，给年轻创作者一点时间，再多些信心、包容和托举。

近年来，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“盘点100个某某年代经典角色”的视频，获得大量点赞和评论，也总能听到“《武林外传》之后再无情景喜剧”“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哪里去了”等说法。人们对过去某些作品充满美好的回忆，这被认为是一种“滤镜”。

有人说，“滤镜”并非滤镜，而是一种事实、一种情怀；有人说，“滤镜”是一种“有色眼镜”，是一种傲慢与偏见。那么，这种“滤镜”到底因何而来，又该不该摘？

人们为什么会有滤镜？

因为青春的集体记忆。人们总说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”，而文艺作品常常是给这段青春定调的BGM（背景音乐）。像70后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80后的《还珠格格》，90后的QQ音乐，00后的“养成系偶像”综艺，等等。这些作品陪着一代人长大，往往被赋予很多超越其本身的意义，比如童年，比如挚友，比如群体归属感，甚至参与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。

因为时间的大浪淘沙。每个时代都一定有精品，也一定有俗品。而随着时间的淘洗，平庸之作往往淹没在洪流中，而被人们看见并记住的则是精华。就像人们所怀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乐黄金时期，也有大量昙花一现的歌手和粗制滥造的歌曲；如今广受好评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当年上映时也曾遭遇票房滑铁卢和口碑争议。历史筛选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作，如果仅以这些经典去定义某个年代的创作，自然就会产生“滤镜”。

因为更高的文化期待。心理学上有一个“玫瑰色回忆效应”，是指人们在提取过去的记忆时，往往主动对信息进行筛选和美化，让记忆变得如玫瑰色一样美好。“滤镜”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，这种记忆的重构，实际上是人们内心深处文化理想的投射。人们总是想象着佳作如云，群星璀璨的盛景，那些遥远的作品集合，因此被美化成“桃花源”。

厚古薄今、贵近轻远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。事实上，镜头中像更多的，是对优良文艺生态的守望。

比如，对创作的敬畏与虔诚。当年，《红楼梦》剧组演员闭关研读原著、同吃同住；《西游记》一台摄像机、一个摄影师，拍了6年，拍了十几年。在资源有限、渠道单一的情况下，反而能心无旁骛、追求极致。而今天某些在利益驱动下的文艺生产高度快餐化、同质化，更像是商品而不是作品，一些经典IP的翻拍遭遇翻车。

比如，品质至上的评价标准。过去，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重专业关卡的筛选，才能抵达大众。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人都是创作者，也都是观众。面对海量作品，算法推荐代替了专业筛选，而它的标准是热度、黏性、流量。一部精心打磨的作品，其声量可能远不及一条猎奇的短视频，要想冲破信息茧房走到大众面前则难上加难。

还比如，包容的网络环境。社交媒体已成文艺观点交锋的重点场域，文艺讨论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对立和攻讦。一部作品常被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，点开相关词条入目皆是“控评”“水军”，各大评分网站和热搜榜单也常见“饭圈”你争我夺。倘若理性声音失语，评价空间失守，好作品的标准失衡，佳作也很难拥有土壤。

怀旧也好，期待也罢，这种“滤镜”，观众是该戴，还是该摘？在它面前，文艺工作者又该如何自处？

“滤镜”在某种程度上把观众的胃口“刁”了，珠玉在前，哪怕把滤镜摘下，人们的审美标准依然不会降级，就像网友调侃“吃过细嚼的人，咽不下粗粮”。众多作品中，哪些出自赤子之心，哪些属于急功近利，谁是绝对实力的“王者”，谁又是重金包装的“水货”，观众的心里一清二楚。

所谓“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”，几十年后的人也会评判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，留下一些不被时代抛弃的东西，一些能让后人戴着“滤镜”看我们的东西。这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时代负责，应该成为每名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文艺工作者唯有凭作品立身。流量常常是短线的，那些速成的配方、庸俗的套路经不起反复咀嚼，唯有经典能够打败时间。

当然，也要看到，始终戴着“滤镜”，对今天的创作是不公平的。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近年来，文艺领域选拔新生代人才的平台越来越多，互联网环境也让更多草根文艺创作者崭露头角，传承在更有活力地发生，优秀的作品在更活跃更蓬勃地生长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欣赏经典与珍惜新作之间找到平衡，给年轻创作者一点时间，再多些信心、包容和托举。当我们能够客观看待每个历史阶段的璀璨与特点时，或许才能真正理解何为文艺的进步。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:wenyipl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张明瑟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为算法注入温度和灵韵

——关于AI漫剧的一点思考

魏西笑

生成式人工智能，快速催生着新的文艺形态，AI漫剧（即人工智能生成漫短剧）就是应运而生的产物。据统计，AI漫剧已成当前微短剧行业增长最迅猛的板块，正经历着类似早期短剧的“内容裂变”，预计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。AI漫剧以低门槛、快节奏、贴近网络语境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，成为普通人文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新途径。

过去，动画制作往往意味着高昂的成本与漫长的周期。一分钟画面，可能要耗费数万元的投入和数周乃至数月的打磨。而在人工智能介入之后，这一局面发生了明显改变。如今，一分钟动漫短剧的成本可以低至几百元，时间也只需要几周甚至几天。部分爆款项目的AI转绘版本已实现平均降本90%、提速20倍以上。

但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降本增效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改变了谁可以参与文艺创作。以往，动画生产对技艺、设备和团队的要求，天然构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。而今天，普通人只需通过输入提示词，就可以参与到形象设计与故事表达之中。技术门槛大幅降低，让更多人拥有了表达的可能。这种被激活的创作热情，本身就值得肯定。

与此同时，AI漫剧的流行，也与当下社会的情绪结构密切相关。生活节奏加快、工作压力增大、碎片化时间增多，使得许多人倾向于选择节奏明快、情绪集中的文艺形式。AI漫剧往往构建规则清

晰、结果确定的虚拟世界，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情绪铺陈与冲突化解，为观众提供一种轻量而即时的精神慰藉。可以说，它并非脱离现实的幻想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需求。

当然，任何新生事物在快速成长中，都会遭遇“青春期”的烦恼。一方面，题材与结构的同质化较为明显，都市、复仇、系统等类型反复出现，部分作品依赖既有模板与情绪标签，人物塑造与叙事深度尚显单薄；另一方面，算法推荐机制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，为了追逐流量，可能挤压多样化表达的空间，使创作趋于类似“15秒一翻转、三句一爽点、单集一反转”的套路。

但需要看到，这些问题并非AI漫剧所独有，几乎所有新媒介文艺在产业化初期都会经历这一阶段。因此我们的态度不应是一棍子打翻、全盘否定，而应聚焦于如何积极引导。

从创作者的角度，在逐渐熟悉技术工具带来的红利之后，需要认识到好内容依然是真正的竞争力。AI工具可以提高效率，但无法替代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情感的体察和对价值的思考。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，始终源于对现实的真诚回应，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以及对未来的热切希望。

通过引导创作者在题材选择、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更加贴近现实、关照人心，AI漫剧完全有可能在保持大众化特质的同时，拓展更丰富的表达空间，塑造属于当代人的审美。

从平台方的角度，有必要在算法推荐之外，引入更多元的评价与扶持机制。通过设置精品导向、原创激励和多样性扶持计划，为不同风格、不同题材的作品提供成长空间，使流量逻辑与价值导向形成良性互动。平台既是技术主体，也是文化主体，其责任不仅在于分发内容，更在于培育生态。

管理上，应继续完善版权保护、技术伦理和内容规范等相关机制，为AI文艺的健康发展提供清晰边界和稳定预期。在规则明确、秩序清朗的环境中，新大众文艺能够释放其创造潜能，而不至于陷入短线逐利的循环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看待AI漫剧及其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形态。它们并不意味着传统文艺的退场，也不必被视为审美标准的下降，而是文化版图在技术条件变化中的一次自然扩展。回望历史，每一次媒介革新，都会催生新的表达方式。今天的AI漫剧，正是在为当代中国文艺打开一种新的可能。

技术可以改变创作方式，但文艺的根始终在人。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坚持把思想内涵、艺术品格与时代感统结合起来，在算法浪潮中同样可以培育出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力量、有灵韵的新大众文艺。“锐始者必图其终，成功者必计于始”，AI漫剧的发展之路，才刚刚启程，只要把好舵、护好航，就完全有理由期待，它能走得远、走得稳。

锐见

“今天晚上，我要去解救‘人质’。”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帖子，不用紧张，更不必担心，你可能只是刷到了一个音乐剧粉丝。在粉丝眼里，喜欢的演员是“人质”，他被品质不高的剧目“绑架”了，所以要买票“赎回”——观众的这种自嘲，其实反映了某些音乐剧“人大于剧”的问题。

当前，音乐剧已经成为中国演艺产业令人瞩目的艺术类型。《2025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5年全国音乐剧演出场次1.97万场，票房收入18.07亿元，观众达818.59万人次，在舞台艺术领域遥遥领先。但这些数字背后，一些音乐剧品质不高，只是凭借演员人气吸引粉丝反复观看，才取得高票房。

有一说一，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与粉丝青睐密不可分。2018年，综艺节目《声入人心》火爆出圈，阿云嘎、郑云龙等演员成了大众熟知的明星，带动音乐剧市场规模显著增长。除了大制作外，以上海亚洲大厦为代表的小龙虾剧场演出，通过营造不同于传统剧场的观演氛围，使观众和演员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连接。观众会为了一个演员反复看同一部戏，“人大于剧”的现象开始出现。

当演员个人的权重过大剧的质量，弊端便显而易见：一些制作方将演员视为筹码，过度依赖粉丝经济，忽视作品的打磨，弱化了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，同质化现象突出。当剧目失去艺术价值，仅靠人气支撑，演员离开了，剧目就下架，这种因人设戏的风气，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音乐剧的核心魅力，在于剧情、音乐与表演的有机融合，演员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作品得以彰显。2025年，香港音乐剧《大状王》首次北上内地巡演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这部剧并没有内地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，但凭借富有深意的故事、丰满的人物塑造和多元的音乐风格，成为现象级作品，北京、上海等地门票全部售罄。同一角色不同演员的演绎，并未影响观看的目标人群，反倒令整个故事呈现更丰富的面貌。作品本身质量过硬，也让年轻演员更快成长。

包括音乐剧在内的文艺作品，更应注重“戏好人”，然后才是“人抬戏”。中国音乐剧走过了“从无到有”的阶段，站在了“从有到优”的关键点。只有让作品回归艺术本体，将剧本打磨、音乐编创作为中心环节，才能让这一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根深叶茂。



“2025最美的夜”跨年晚会节目《牡丹亭》选段“游园”剧照。 资料图片

节庆文化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，也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和博大胸怀。

属于青年人的跨年晚会，是否会发展为稳定的新民俗，尚待观察。但当更多年轻人坐下来观看晚会、参与讨论、与家人交流，这种文化趋势已足够我们珍视：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，密切代际之间的连接，增进沟通理解。这正是网络晚会等文艺新形态的意义所在。

打破“舞蹈拙于叙事”的成见

张劲羽

艺海观澜

近年来，中国舞剧创作活跃，形式与内容持续推陈出新。伴随创作观念的更新与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，舞剧创作已逐渐超越外在形式的拓展，进入艺术本体更深入的探索阶段。在此背景下，作品中的“舞”和“剧”应如何有机融合、相互成就，成为业界与观众共同关注的议题。

舞剧的戏剧构造较为特殊。从表演迈向戏剧时，舞蹈需要充分利用身体的动作、节奏、空间关系与力量质感，确立自身独立的表意语法。与话剧、音乐剧等形式相比，它的独特性在于脱离了自然语言，用肢体表达去构造一套全新的叙事语汇体系。

那么，这套独特语汇的中心任务与最终归宿是什么？答案正在于“人”。从编排逻辑上看，话剧往往“由人写事”，通常由一个或多个核心事件驱动，各色人物在因果链条中做出选择，叙事重点在于事件本身的推进与完成。而舞剧则更倾向于“由事写人”，将外在事件提炼转化，成为揭示人物内心世界、情感波澜与

精神历程的载体与契机。一切舞蹈编排、音乐氛围与舞台视觉等艺术手段，其最终目的都是让观众沉浸于人物的喜怒哀乐，理解人物的信仰与抱负，实现一种近乎同步的呼吸与共情。这正是舞剧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，它能够绕过语言的转译，用身体直接触及那些复杂的内心世界。因此，舞剧应该充分发挥舞蹈作为媒介的优势，无需追求非得讲述一个充满信息、千回百转的复杂故事，而是致力于用身体逻辑书写一个独属于舞蹈的戏剧时空。

实际上，所谓“舞蹈拙于叙事”的旧有视角，用语言艺术的尺度丈量身体艺术，往往削足适履。若创作者受此观念束缚，极易陷入两种误区：或是让舞蹈沦为图解情节的视觉附庸，削弱其本体魅力；或是使作品流于技巧展示，缺乏戏剧内核。优秀的舞剧作品应当形神兼备，用精心编排的舞蹈服务于详略得当、流畅清晰的戏剧内容，方能达成打动人心的表达效果。

近两年来，许多编导在舞剧叙事领城持续探索，将过往舞剧少有涉猎的新题材纳入视野，并以相得益彰的舞蹈设计，创作出不少可圈可点的精彩作品。舞蹈语言的抽象性与多义性，恰恰使其在构建复杂戏剧情境时独具魅力。话剧

舞台上难以处理的多重叙事线或内心冲突，在舞剧中却可转化为精妙的视觉交响。

例如，《雷雨》取材于曹禺的经典话剧，用舞蹈的跳跃、拥抱等形体动作超越语言的线性铺陈，在群舞中将多组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社会关系同时呈现于舞台，复现了周公馆两代人的复杂情感纠葛。《满江红》单独为多个主要人物设置了“心理”角色，用角色身份和心理活动的错位，营造波诡云谲、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反差效果。《人在花间住》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之困，用瑰丽奇特的群舞展现“母亲”病发时的主观感受，又用地方民俗展现母亲青年时的劳作回忆，将难以言说的患病体验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视觉意象，使得人物与故事尤为真实立体。

长久以来“舞蹈拙于叙事”的成见正在被不断打破。未来中国舞剧创作的关键，或许正在于能否充分发掘舞蹈媒介的独特优势，让舞蹈不仅为剧情服务，更能主动牵引剧情、深化主题；让戏剧不仅提供框架，更能激发舞蹈语言的创造性转化。唯有如此，舞剧才能真正成为承载时代情感、凝聚集体记忆、兼具审美高度与思想深度的艺术精品。

有趣的是，一些医学生观众在评论区自嘲“不够真实”，并分享亲身经历的生死瞬间，这也使观众对医护人员更添一分敬意。而见识生命的脆弱，是为了坚定生存的意义，就像几位主角的蜕变那样，我们都需要承担生命赋予的责任，尊重他人，善待自己。

（北京市西城区 靳子贤）

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我们要